

中原作家文丛

杨

YANGDONGMING

东明

小说自选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原
作
家
文
丛

杨东明
YANGDONGMING

小 说 自 选 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东明小说自选集/杨东明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

(中原作家文丛/杨贵才,孙鑫亭主编)

ISBN 7-80623-125-0

I. 杨… II. 杨…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986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48000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河南省文联文学创作室

在大黄家湾那地方，但凡谁家有个终生不嫁的女子，乡人一概称之为“姑娘”。

黄姑娘今年七十四了。

七十三，八十四，小鬼不清自己去。黄姑娘是过了七十三大坎的人，还有一路子活的。

在大黄家湾那地方，百岁以上的人瑞闻所未闻，黄姑娘已算得高寿。割肉的时候，那里的人都爱吃肥猪肉炒饭，说是能壮胆杆子劲。久而久之，肥猪油在血管里积下来，~~累~~老了难免出问题。

黄姑娘小的时候，很少吃肥猪肉炒~~饭~~饭。在家里，她排行老大，是最小的。在上面，有爷、奶、伯（爹）、娘和五个哥。一刀肉割不下来，先给着下力的哥吃，然后是大哥。小六子，只闻得味儿。

《中原作家文丛》 编委会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邓本章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序

传说古代有一种动物叫犹豫，它很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爬到树上去观望，无事便又下来。这样下来上去，反反复复……

—

杨东明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属虎但猴气十足，反应灵敏，动作迅捷。先前有一位朋友向我介绍，说杨东明是电子脑，手快，颇高产。认识他以后才知道朋友所言并不夸张。

在给女友的信中我曾这样写到：他高兴时啰哩啰嗦，废话连篇，手舞足蹈，跃跃欲试，作精捣怪。不高兴时，就像一只焦躁的猴子满地乱转。干活儿很努力，但多半是为了玩儿。比如什么东西坏了需要修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修，而是要鼓捣一下。大到电视机、电脑，小到门锁，为此没少挨骂。但如果真捣鼓好了就会面带得色在我跟前吹嘘一下，至少是三五天之内念念不忘。如果不幸挨了骂就会唱“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人”，很臭美。

后来我的大学同学到郑州来玩，认识了杨东明，对他的“闹”留

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当一位女同学谈恋爱嫌她男朋友“闹”时,这位见过杨东明的朋友对她说,你要是见了杨东明,那才知道什么叫真闹呢。我这位女友当下释然,王颖能忍得,我有何忍不得?

其实,我也是无可奈何,自找的。

二

读书对于我来说就像吃饭一样重要,但因生性急躁,读书时常有不过瘾的感觉,便要找一个人来读。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一年天遂人愿,第二届黄河笔会在郑州召开,我奉命前去采访。当有人向我介绍说这是杨东明时,我脱口而出:你就是杨东明啊,你在《收获》上发的那篇《走出旧货店的模特》我看过,还有……话刚说了一半就被他很不在意地打断了:啊,好些人都说看过我的作品——言外之意,那些人并没真看过。我当即回复道:我是真的看过的。说着时,便生出一种委屈感。

我确实是看过那篇小说的,那也是第一次看他的作品。那时我还在部队当兵,在文化科。部队图书馆订了许多种杂志,各类的都有,只要我有兴趣便可一睹为快。好在那时刚粉碎“四人帮”,杂志的种类还不多,否则,得累死我。

那天,我翻开一本新到的《收获》,扫了一遍标题,目光便定在那个“模特”上,翻开读完后特兴奋地向女友说:这篇小说的作者一定是军队干部子弟,并且一定是河南人,要不然他怎么能把军队干部子弟那种神气活现的劲儿写得这么淋漓尽致呢,怎么知道河南

人嘲笑别人土气时的一个词“老扎皮”呢？我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哥哥姐姐们的举止作派，狂拉巴几地穿着父母的将校服在六、七十年代的部队大院里成群结伙地游荡。那时我还小，老跟在姐姐们的后边跑，并对那些大男孩儿心生敬意。现在居然也有人来写这些人了，而且居然写得那么像，如果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怎么能把他们写活呢？

三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军队子弟，也没有穿过什么将校服。

生活中的杨东明是一个容易被解读的人，是一个不设防的人，有口无心，真诚坦率，敏感而又急躁，听觉、视觉、感觉都异常敏锐，一点些微的动静就能使他做出夸张的反应。连思维和语言都呈跳跃式。人说，文如其人，他的这种神经特性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描画与叙事语言都给人一种夸张的谐谑的和调侃的感觉。从早期的《走出旧货店的模特》里的叶宾宾、《孤独的马克辛》里的马克辛，到收入本书里的《好人黄姑娘》里的黄姑娘、《金奖出演》里的经理等等人物，无一不显现出他的被评论家朋友称之为“黑色幽默”的幽默。

生活中的杨东明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虽谈不上狂放，但不羁却是有的，他最讨厌有人教导他如何如何这样如何如何那样。有一次朋友聚会，谈到一个敏感问题时，我不希望他发表议论，就用脚在桌子下面踩了他一下，谁知他毫不领情，竟故意瞪着眼睛大

声地问我：“踢我干啥？”气得我直噎气。

人都是这样，当你希望一个人好的时候会生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以前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 would 发表一些看法，希望他能考虑考虑，可是后来我发现，由于他对自己的创作过于自信，竟使他对我的良好愿望根本不予理睬。表面的谦虚只是一种搪塞，而且还笑嘻嘻地管我叫“王老师”。

我是不怕被他嘲笑的，我属牛，很执著。《好人黄姑娘》完稿后他又让我提意见，我就又提：开头很好，后边啰嗦。极力让他修改。他总是不改就寄了出去。很快《收获》的编辑李国焯女士就回了信。这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人，她的信写了满满几页，提出了很详细的修改意见，其中就有关于啰嗦的问题。杨东明是很信任李国焯的，“王老师”竟和李国焯英雄所见略同，以后便不敢小视“王老师”。再有“意见”也能较以前听得进去了，只是得等写完再提，否则敏感的杨东明便要不知所措了。

古代有一种动物叫犹豫……

犹豫的习性怕是很难改变了。

王颖

目 录

序	王颖(1)
好人黄姑娘	(1)
五号警戒区	(44)
洒而不脱	(91)
天悬	(141)
小城俊杰	(174)
蝙蝠风筝	(220)
古歌	(268)
金奖出演	(299)
魔楼	(338)
赵公元帅	(383)
焦点时空	(420)
杨东明文学创作年表	(471)
后记	(473)

好人黄姑娘

在大黄家湾那地方,但凡谁家有终生不嫁的女子,乡人一概称之为“姑娘”。

黄姑娘今年七十四了。

七十三,八十四,小鬼不请自己去。黄姑娘是过了七十三大坎的人,还有一阵子活的。

在大黄家湾那地方,百岁以上的人闻所未闻,黄姑娘已算得上高寿。割谷的时候,那里的人都爱吃肥腊肉炒饭,说是能壮腿杆子劲。久而久之,肥猪油在血管里积下来,到老了难免出问题。

黄姑娘小的时候,很少吃肥腊肉炒饭。在家里,她排行老六,是最小的。在上面,有爷、奶、伯(爹)、娘和五个哥哥。一刀肉割下来,先尽着下力的哥哥们吃,然后是长者。小六子,只闻得味。

那是个大家,二三十口子人,在一口大锅里烧饭。锅盖一揭,各个女人翼下的娃们便一起发威,猪拱槽一般地叫,好一番热闹。做稳了爹的男人们就拿出爹的样子来,作些严加管教的举动。爷这时却格外乐,一双失了光的玉石眼翻翻着,滴着涎水的唇不住地抿,抿着子孙满堂的福。

烧锅燎灶的事，是五个媳妇轮流做的。排到五嫂贵莲时，黄姑娘就去灶间里凑着耍。黄姑娘在家有两个玩伴，一是黄猫豁子，再就是五嫂贵莲了。黄猫下过数不清的崽，那肚皮松坠着，成一个空瘪瘪的布袋。柔美的圆鼻子豁得早，还是黄黄妙龄时，邻家雄猫施暴，黄黄不从，便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黄姑娘爱和豁子拉手，然后抚它的耳朵。豁子就哀哀地呜咽着，将豁鼻子在黄姑娘脸上蹭，一副自怜自伤的样子。五嫂十六，黄姑娘十四。每天早上，五嫂都端着碗，用自家泡的榆木刨花水给黄姑娘抿头。两人极是玩得好。

冬天烧灶还可偷些暖，炎夏可就吃不住。割谷时，女人一样下田的，约莫该烧锅了，就急急地赶回来，把饭做好等男人回来吃。到了晚黑，又要给全家人烧水抹汗。黄姑娘晚黑抱着豁子一进灶屋，豁子就热得往外蹿。五嫂在灶膛前蹲着，搂着茅草往灶里塞。火呼呼隆隆地响，一闪一闪地烤亮了五嫂的脸，像烤着一张黄面饼子。

五嫂咳呛着嚷：“六子，出去。热着你。”

黄姑娘说：“我帮你看水热了没。”

灶屋黑着，黄姑娘摸索着抓锅盖。揭开来瞧，黑糊糊的，好大好深一口井。水咕咕隆隆地响，翻腾着，黄姑娘无端地看到有怪物在水下搅，骇出一身黏汗，咬了手似地扔下锅盖，慌慌地跑出去，嚷：“滚了，滚了。舀水来——”

就有男人提着大木桶去舀空了那水，五嫂又接着烧。

二三十口子人洗完，约莫就半夜了。

五嫂这才摇摇晃晃地从厨房出来，在大白果树下，靠着坐，大口大口地灌凉水喝。

五哥在门口叫了：“回屋了，睡——”

五嫂弱得像草灰：“热，凉凉汗……”

五哥再不言语，牛似的过来拖。

五哥矮壮得一如碾场的石碌碡，忙时在田里，闲下来就四乡走着剿猪骗羊，早练得好手脚。黄姑娘见过他剿自家的那头母猪，亲亲热热地抱起来，掼翻在地，用膝盖在颈脖下一顶一压，好大一头母猪便只有乖乖地哼哼了。五哥这时就嘻嘻着，呲着牙，兴冲冲地向后腿处去掏戳。血流出来，被压挤的那摊肉便痉挛地抖、颤，发出一种怪异的哼唱来承受这肆虐，五哥在这哼唱中愈发亢奋起来，膝盖愈发压得紧，不一刻便收拾利索了。

五哥这才喘着坐开去，将血糊糊的手在地上一抹，然后装一袋烟，抽得舒畅而满足。

偌大的肥猪都对付了，何况瘦猫似的女人。

听到门响，黄姑娘知道五嫂被闯到屋里了。

黄姑娘也回屋上床歇，硬挤着眼，却睡不着。夜里，山风吹得响，风声里裹着五嫂的哼叫，一声高，一声低，时而近，时而远，听上去很是瘆人。黄猫豁子蹿上床，怯怯地偎着黄姑娘，一边喵喵呜呜地叫，一边轻轻地抖。黑暗中那些猪、羊、鸡、狗全向黄姑娘挤过来，耳边搅着乱糟糟的哼哼声，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黄姑娘早就怕这些声响了。那还是五嫂刚过门不久，半晌午时黄姑娘从菜地里扛着篮子回来，远远地听到五嫂在屋里哼。黄姑娘怕五嫂有些头疼脑热的，忙忙地撞去看。门虚掩着，一进去，黄姑娘便实实在在地骇住了。只见五哥拿着剿猪的架势，雄赳赳地压在五嫂身上。五嫂的头倒垂在床沿旁，眼珠鼓突，鼻子、耳朵、嘴什么的，像是全挪了位。

黄姑娘“呀——”地叫出，扭头便跑，把一篮子菜都抛在地上。

从此，黄姑娘再听不得五嫂那种断断续续的哼叫。然而，五嫂像是鱼膘子，一挤，便免不了发出声响。在燥热燥热的夜里，这声

响就弄得黄姑娘又惊又躁，愈发睡不稳。脖子下面，觉得有膝盖顶着压着了，闷得透不出气。挣扎着要翻起身，那顶压却更重更沉，于是辗转呻吟，苦不堪言。那苦和痛却是无尽的，忽然后腿间被撕开来，扯拉着，淌出些腥热的黏血……

终于骇然地尖叫着，如五嫂一般。

黄姑娘醒转来，知道是梦。一双眼大睁着，与枕边豁子那惊惧的猫眼相对着，身子软软地沁着凉汗。

心里就隐隐地恨着五哥。

满世界都白了的时候，大家又在白里走。黄姑娘看看爷，爷翻着玉石眼，蹲在碾子上舒畅地搓着痒脚丫。黄姑娘看看伯（爹），伯吆着牛一摇一晃地往畛里走。黄姑娘到娘那儿去，娘“咚咣，咚咣”地踩响春子春谷，嘴巴却并不出声。

黄姑娘很丧气。声响想是都听到的，五哥却没人管。

黄姑娘怜着五嫂。五嫂扛着冲担去挑谷，黄姑娘相跟着走。五嫂身个儿和黄姑娘差不多高，细胳膊只有梭子粗，胸板单得像匹布。

黄姑娘说：“五嫂，晚黑睡得好？”

“好。”五嫂淡淡地垂着肿泡泡的眼。

黄姑娘欲要再说些安慰的话，五嫂却懒懒地打起哈欠，让黄姑娘也失了张嘴的力气。

就这么懒懒挨日子，日复一日，五嫂那搓板身子却鼓起一个大圆包来。五嫂躺下时，就像木脚盆扣在了搓衣板上，瞧着十分怪异。黄姑娘在床边坐，五嫂抚着肚皮笑笑说：“听听，鬼头在踹哩。”

黄姑娘战战兢兢地贴过去，果然似鬼，包着裹着的乱踢腾。黄姑娘闭上眼，就见那肠子肚子肝子什么的在血里搅，自家的肚皮里也隐隐地疼起来。于是，忙睁开眼，抱起豁子走。心里愈发可怜五

嫂，五哥踏了不够，还弄个鬼头来踏。

要生那天，五嫂精神抖擞地喊了半夜。吃早饭时，二哥说：“五，你窝里养着好母鸡，直着嗓子叫。蛋落了么？”

“没。”五哥很失面子地垂着头。

伯(爹)就指点说：“还不去请基福叔和周婆婆？”

周婆婆手稳，五哥便是由她接下地的。有时谁家母猪难住了，也去央她。基福叔则是远近闻名的“关老爷”，一把大刀惯能捉鬼驱邪。

周婆婆一来，就烧了滚水，端去伺候五嫂叫。基福叔则在堂屋里设了香案，供起关帝神像，将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呼呼生风地耍弄起来。黄姑娘躲在内屋门帘后偷瞧，只见基福叔长发披散着，额际紧紧勒着一条红布。上身精赤赤地脱光了，膀子、胸脯、后背上刺得青花花的，辨不清是龙还是蛇。

基福叔看着瘦筋筋的，腾挪跃跳煞是捷快，只是脚下那双露趾的破鞋不争气，踢踢踏踏地显出些拖累。基福叔初舞时，尚听得到五嫂尖叫，待舞浓了，五嫂便叫得稀。基福叔收住势，用手蘸了大碗里的水，将黄表纸淋湿，鬼头刀向空中一砍，嚷一句“杀——”那黄表纸竟渐渐地洇出血色，不一刻，便全部红了！

黄姑娘吓得闭住眼，就听伯(爹)在说：“好刀！果然不叫了。吃酒，吃酒。”

基福叔自得地说：“敢叫么？再叫，还杀！看不统统杀尽了。”

黄姑娘就留神五嫂那边，果然没了声息。

黄姑娘再睁眼看时，酒菜已摆上了桌。伯(爹)和五哥陪着基福叔，喝得十分欣喜。炭火舔着小锅底，滋滋滋的，做老鼠叫。不一刻，三个男人额上都冒出油光光的汗。

炭火暗下来的时候，桌边的人俱歪斜了。娘也歪歪斜斜地跑

进来，嚷着：“贵莲，五媳妇，搯气啦……”

五嫂终于再不会叫。

黄姑娘随着娘进屋去瞧，只见五嫂在床上平躺，圆圆的肚子依旧赫然鼓突着，似一座新坟。只是那坟包太小，仅掩在肚皮上，就显得十分奇特了。

二

二郎集的老曹家带着儿子赶来一头猪，送来两块洋布，就算是过了礼，把黄姑娘的亲事定下了。

娘说：“早晚是人家的人了，出去让瞧瞧。”

黄姑娘就不从。

伯(爹)忽地抄起柴刀，砍在板凳上，黄姑娘才哆嗦着膀子，往外走。

那男人十分男人的，像五哥一般矮壮。

客一走，伯(爹)就让五哥劊那头猪，说是养肥了，年底就杀得二百斤肉。

爷也说，小六子寻了个好家。老曹家在二郎集是开猪行的，从河南信阳赶猪来卖，苦了累了点儿，钱还是有的赚。隔年添个娃，怕没有猪脚汤喝着下奶？

迎亲就定在腊月八日。

头晚上，娘还和黄姑娘一起睡的。第二天早上，老曹家的轿子来抬了个空。新衣服甩在床上，新人却没了影。老曹家的人一恼一怒，索性用轿子抬走了那劊过的猪，翻了酒桌，气哼哼地打道回府。

谁也不知道，黄姑娘上了木兰山。山上尼姑庵里有个姑子是



大黄家湾人，黄姑娘就去投了她。

呆在庵子里清静无事，两个女人就磨牙闲聊。黄姑娘望着那庵堂里的泥像，问道：“这菩萨，整日给它烧烧拜拜，它派的什么用场？”

姑子笑笑，反问道：“你过得苦么？”

黄姑娘就想起灶屋里深井似的黑锅和五嫂那坟包包肚子，脱口说出个“苦”字。

姑子道：“这辈子苦，是上辈子投错了胎，下辈子可再错不得。你到下世去，是这菩萨领引的，投好投坏，全在它了。”

黄姑娘脑壳里豁然通窍，猴急急地问：“怎么才能让菩萨领得好。”

姑子道：“要多行善事。菩萨就是行善的，你做事和它一样，怕它不喜欢你，好好来领你？再就是活物吃不得，贪嘴吃什么活物，下辈子就变什么。有人嚼着鸡爪猪脚，晓得是嚼着自家爷爷姥姥不？”

黄姑娘怔着，心下十分地骇。

姑子趁兴又讲了许多，黄姑娘全记不得了。唯独先前讲的两条，牢牢记着。

多行善事，不吃活物。

白日里听了姑子讲，晚黑就睡不稳。点亮烛火，到庵堂里去照，就见那像赫然立着，面皮和额头放着紫光，衣带在风里游着，俨然才自上界飘下一般。

黄姑娘膝头一软，早跪下磕了三响。

待抬起头，又望见旁边的几尊，虽认不得，但心想将来引领时把不定谁能帮上忙的，便一路顺过去，同样磕拜了。

黄姑娘这样在山上待着，没自在几天，就被人上山捆走了。